

# 王安石文 抄譯教材

--國泰民安의 雄志--

講師 申用浩

## 目次

### \*王文公本傳

1.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2.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3. 上時政疏
4. 上五事劄子
5. 賀韓魏公啓
6. 上杭州范資政啓
7. 與王深甫書
8.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9.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10. 答司馬諫議書
11. 周禮義序
12. 書義序
13. 詩義序
14. 熙寧字說序
15. 石仲卿字序
16.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17. 虔州學記
18. 伯夷論
19. 三聖人論
20. 禮論
21. 材論
22. 原過
23. 讀孔子世家
24. 讀孟嘗君傳
25. 伍子胥廟銘
26.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27. 祭歐陽文忠公文

## \*王文公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 臨川人 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 一過目 終身不忘 屬文動筆如飛 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 修爲延譽 登進士上第 簽書淮南判官。

舊制秩滿 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否 再調知鄞縣 起堤堰決陂塘 爲水陸之利 貸穀與民 立息以償 俾新陳相易 邑人便之。

通判舒州 文彥博爲相 薦其恬退 尋召試館職 不就 修薦爲諫官 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 用爲群牧判官。請知常州 移提點江東刑獄 入爲度支判官 時嘉祐三年也。

安石果於自用 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乃上萬言書 後安石當國 其所注措 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 安石屢辭館閣之命 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 恨不識其面 朝廷每欲畀以美官 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 疏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 糾察在京刑獄 自是不復辭官矣。

有少年得鬪鶉 其儕求之不與 恃與之昵輒持去 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 安石駁曰 不與而持去 是盜也 追而殺之 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 皆以府斷爲是 詔放安石罪 安石不謝 御史舉奏之 帝亦不問。以母憂去 終英宗世 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 未知名于中朝 以韓呂二族爲巨室 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 名始盛。神宗在穎邸 維爲記室 每講說見稱 輒曰 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 又薦自代 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 命知江寧府。數月 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造朝 帝問爲治所先 對曰 擇術爲先 帝曰 唐太宗何如 曰 陛下當法堯舜 何以太宗爲 帝曰 卿可謂責難於君。

一日講席 群臣退 帝留安石坐 曰 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 劉備必得諸葛亮 然後可以有爲 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 陛下誠能爲堯舜 則必有臯夔稷禹 誠能爲高宗 則必有傅說 彼二子者何足道哉。

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 人皆不能知卿 以爲但知經術 不能世務 安石對曰 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問 卿施設何先 安石曰 變風俗立法度 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 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并興 號爲新法 遣提舉官四十餘輩 頒行天下。

青苗法者 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 出息二分 春散秋斂 均輸法者 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 假以錢貨 凡上供之物 皆得徙貴就賤 用近易遠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 得以便宜蓄買 保甲之法 籍民二丁取一 十家爲保 保丁授以弓弩 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 據家貲高下 出錢雇役 單丁女戶原無役者 一概輸錢 謂之助役 市易之法

聽人賒貸縣官財貨 出息二分 過期不輸者加罰錢 保馬之法 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 戶一匹 以監牧見馬給之 或官與其直使自市 歲一閱其肥瘠 死病者補償 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爲一方 歲計量其地 驗其肥瘠 定其色號 分五等以定歲數。 又有免行錢者 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 皆令納錢 與免行戶祇應。 自是四方爭言 農田水利 古陂廢堰 悉務興復。 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 又增茶鹽之額 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 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 以備饋運。

由是賦斂愈重 天下騷然云云。 帝亦疑之 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 始 呂惠卿遭喪去 安石未知所托。 得曾布 信任之 亞于惠卿。 及惠卿服闋 安石朝夕汲引。 至是 白爲參知政事。

安石之再相也 屢謝病求去 及雋死 尤悲傷不堪 請益力。 帝益厭之 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明年 改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 元豐三年 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換特進 改封荊。 哲宗立 加司空。 未幾卒 年六十八 贈太傅。 紹聖中 諡曰文 配享新宗。 崇寧中 配食孔廟 列顏孟之次 追封舒王。 楊時言於欽宗 降從祀 高宗復停宗廟配享 削王封。 理宗復停孔廟從祀。

## 1.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 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 所以結知主上 亦全在此書中 然其學本經術 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 而其偏拗自用 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 故其功業

亦遂大壞 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 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此書幾萬餘言 而其絲牽繩聯 如提百萬之兵 而鉤考部曲 無一不貫。

臣愚不肖 蒙恩備使一路 今又蒙恩召還闕廷 有所任屬 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 不自知其無以稱職 而敢緣使事之所及 冒言天下之事 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 有聰明叡智之才 夙興夜寐 無一日之懈 聲色狗馬 觀遊玩好之事 無纖介之蔽 而仁民愛物之意 孚於天下 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 屬之以事 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 不過如此而已 宜其家給人足 天下大治 而效不至於此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 外則不能無懼於邊釁 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 而風俗日以衰壞 四方有志之士 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嚴令具 無所不有 而臣以謂無法度者 何哉？方今之法度 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 仁聞 而澤不加於百姓者 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 觀方今之失 正在於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 去先王之世遠 所遭之變 所遇之勢不一 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 雖甚愚者 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 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 以謂當法其意而已。

夫二帝三王 相去蓋千有餘載 一治一亂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 所遇之勢

亦各不同 其施設之方亦皆殊 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 本末先後 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 則吾所改易更革 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 囂天下之口 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雖然 以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合於先王之意 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 有聰明睿智之才 有仁民愛物之意 誠加之意 則何爲而不成 何欲而不得？然而 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合於先王之意 其勢必不能者 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 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 則有沈廢伏匿在下 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 而亦未見其多焉 豈非陶冶而成之者 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 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 能推行朝廷之法令 知其所緩急 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 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 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 以合當時之變者 蓋闔郡之間 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 其意雖善 在位者猶不能推行 使膏澤加於民 而吏輒緣之爲姦 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

夫人才不足 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 以合先王之意 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 而欲領此者 九州之大 四海之遠 孰能稱陛下之指 以一一推行此 而人人蒙

其施者乎？臣故曰 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 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 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 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 而因人情之患苦 變更天下之廢法 以趨先王之意 甚易也。今之天下 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 人才嘗衆矣 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 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 天下嘗大亂矣 在位貪毒禍敗 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 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 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 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 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 微賤免置之人 猶莫不好德 免置之詩是也 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 故以征則服 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 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 文武各得其才 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 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 所與圖天下之事者 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 維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 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 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 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 外討不庭 而復有文武之境土 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 于彼新田 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 使之有可用之才 如農夫新美其田 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 人之才 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 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 何也？古者天子諸侯 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 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 朝廷禮樂刑政之事 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 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 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 則無不在於學 此教之之道也。

所謂養之之道 何也？饒之以財 約之以禮 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 則貪鄙苟得 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 故其制祿 自庶人之在官者 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 每有加焉 使其足以養廉恥 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 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 謂之世祿。使其生也 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 婚姻朋友之接 皆無憾矣 其死也 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 則又放僻邪侈 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 故為之制度 婚喪祭養 燕享之事 服食器用之物 皆以命數為之節 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 而財不足以具 則弗具也 其財可以具 而命不得為之者 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 教之以道藝矣 不帥教 則待之以屏棄遠方 終身不齒之法 約之以禮矣 不循禮 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 其君流’ 酒誥曰‘厥或誥曰 群飲 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 夫群飲 變衣服 小罪也 流殺 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 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 以為不如是 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 裁之以法 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 又非獨其禁嚴而治

察之所能治也 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 力行而爲之倡 凡在左右通貴之人 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 有一不帥者 法之加必自此始 夫上以至誠行之 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 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 故曰 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 何也？先王之取人也 必於鄉黨 必於庠序 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 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 誠賢能也 然後隨其德之大小 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所謂察之者 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 欲審知其德 問以行；欲審知其才 問以言 得其言行 則試之以事 所謂察之者 試之以事是也 雖堯之用舜 亦不過如此而已 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 四海之遠 萬官億醜之賤 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 有天下者 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 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 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 而進退之也 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 以爲大官矣 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 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 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 此取之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 何也？人之才德 高下厚薄不同 其所任 有宜有不宜 先王知其如此 故知農者以爲后稷 知工者以爲共工 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 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 又以久於其職 則上狃習而知其事 下服馴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 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 夫如此 故智能才力之士 則得盡其智以赴功 而不患其事之不終 其功之不就也 偷惰苟且之

人 雖欲取容於一時 而顧僂辱在其後 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 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 不勝任之罪 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 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 使之既已當 處之既已久 至其任之也 又專焉 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 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 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 三考 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 其所黜者則聞之矣 蓋四凶是也 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 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 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 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 至誠惻怛 思念而行之 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 而於天下國家之事 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 取墻壁具而已 非有教導之官 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 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 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 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 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 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 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 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 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 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 及使之從政 則茫然不知其方者 皆是也。

蓋今之教者 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 又從而困苦毀壞之 使不得成材者 何也？夫人之才 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 處工於官府 處農於畎畝 處商賈於

肆 而處士於庠序 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 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 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 一示之以先王之道 而百家諸子之異說 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 天下國家之用也 今悉使置之不教 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 使其耗精疲神 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 則又悉使置之 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 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 而猶才有能有不能 今乃移其精神 奪其日力 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 及其任之以事 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 非特不能成人之才 又從而困苦毀壞之 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 先王之時 士之所學者 文武之道也。士之才 有可以為公卿大夫 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 宜不宜則有矣 至於武事 則隨其才之大小 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 居則為六官之卿 出則為六軍之將也 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 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 皆得士大夫為之 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 以為文武異事 吾知治文事而已 至於邊疆宿衛之任 則推而屬之於卒伍 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 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 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 此乃天下之重任 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 以射御為急 其他技能 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 其才之所不能 則不强也。至於射 則為男子之事 人之生 有疾則已 苟無疾 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 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

以射 有祭祀之事則以射 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 未嘗不寓以射 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 武事之尤大 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 而能者衆 則邊疆宿衛之任 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 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 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 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 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 人主所當至慎之選 推而屬之姦悍無賴 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 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 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 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 則非召募之卒伍 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 高其選 則士之以執兵爲恥 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 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 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 食口稍衆 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 一月所得 多者錢八九千 少者四五千 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 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 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 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 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 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以上者 雖窮而不失爲君子 出中人之下者 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 窮則爲小人 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 出中人之上下者 千百而無十一 窮而爲小

人 泰而爲君子者 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 故制行不以己 而以中人爲制 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 以爲中人之所能守 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 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 而欲士之無毀廉恥 皆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 往往交賂遺營貲產 以負貪污之毀 官小者販鬻乞丐 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 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 而矜奮自強之心息 則職業安得而不弛 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 侵牟百姓者 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 皆無制度以爲之節 而天下以奢爲榮 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 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 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 而不能自稱於流俗 則其婚喪之際 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 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 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 而廉恥之心毀也 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 以率天下 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 奢靡無節 犯上之所惡 以傷天下之教者 有已甚者矣 未聞朝廷有所放絀 以示天下。昔周之人 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 以爲酒之末流生害 有至於死者衆矣 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 故其施刑極省 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 獨貪吏耳。重禁貪吏 而輕奢靡之法 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 以爲方今官冗 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 然

而前世置員蓋甚少 而賦祿又如此之薄 則財用之所不足 蓋亦有說矣 吏祿豈足計哉？ 臣於財利 固未嘗學 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 蓋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 取天下之財 以供天下之費。 自古治世 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 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 而元元安土樂業 各致己力 以生天下之財 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 殆以理財未得其道 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 誠能理財以其道 而通其變 臣雖愚 固知增吏祿 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 所以羅天下之士 可謂密矣。 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 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 亦嘗約之以制度 而有不循理之 刑以待之乎？ 亦嘗任之以職事 而有不任事之 刑以待之乎？ 夫不先教之以道藝 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 不先約之以制度 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 不先任之以職事 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 此三者 先王之法所尤急也 今皆不可得誅 而薄物細故 非害治之急者 爲之法禁 月異而歲不同 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 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 小人有幸而免者 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 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 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 強記博誦 而略通於文辭 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 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 公卿之選也。 記不必強 誦不必博 略通於文辭 而又嘗學詩賦 則謂之進士。 進士之高者 亦公卿之選也。 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 不足以爲公卿 不待論而後可知。

而世之議者 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 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 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 盡所以取人之道 猶懼賢者之難進 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實廢先王之所以取士之道 而驅天下之才士 悉使爲賢良進士 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 固宜爲賢良進士 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 苟能雕蟲篆刻之學 以此進至乎公卿 才之可以爲公卿者 困於無補之學 而以此絀死於崑野 皆十八九矣。

夫古之人有天下者 其所以慎擇者 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 因使推其類 以聚於朝廷 則百事庶物 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 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 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 而雖有賢智 往往困於無助 不得行其意也。此公卿之不肖 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 朝廷之不肖 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 四方之任使者 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 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 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 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 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 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 以進經術之士 然明經之所取 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 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 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 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其次則恩澤子弟 庠序不教之以道藝 官司不考問其才能 父兄不保任其行義 而

朝廷輒以官予之 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 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 而不計其才行 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 而治世之所無也。

又其次曰流外 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 而限其進取之路矣 顧屬之以州縣之事 使之臨士民之上 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 一路數千里之間 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 往往而有 可屬任以事者 殆無二三 而當防閑其姦者 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 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 而嘗為季氏吏 蓋雖為吏 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 則凡在流外者 其所成立 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 而無高人之意矣。

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 自雖士大夫之才 勢足以進取 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 晚節末路 往往怵而為姦 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 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 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 放僻邪侈 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 則臣固已言其失矣 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 既不以其道 至於任之 又不問其德之所宜 而問其出身之後先 不論其才之稱否 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 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 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 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 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 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 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 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 未嘗以不知禮為憂 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

典獄 未嘗以不知獄爲恥 以今之典獄者 未嘗學獄故也。

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 被服於成俗 見朝廷有所任使 非其資序 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 未嘗有非之者也。此在位者數徙 則不得久於其官 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 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 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 緣絕簿書之弊 固其害之小者 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 而至於所部者遠 所任者重 則尤宜久於其官 而後可以責其有爲 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 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詳 使之既已不當 處之既已不久 至於任之則又不專 而又一以法束縛之 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 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 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 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 自古及今 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 而又一以法束縛之 不使之得行其意 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 使之既已不當 處之既已不久 任之又不專 而又一以法束縛之 故雖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 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 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 苟非其資序 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 雖進之 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 苟非有罪 爲在事者所劾 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 雖退之 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 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 與不肖而無能者 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 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 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 有一非其道 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 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 至於不可勝數 而草野閭巷之間 亦少可任之才 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 或聖或否 民雖靡盬 或哲或謀 或肅或艾 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 而閭巷草野之間 亦少可用之才 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 社稷之託 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 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 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 橫行天下 而所至 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 禍自此始。

唐既亡矣 陵夷至五代 而武夫用事 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 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 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 變置社稷 蓋甚於奕碁之易 而元元肝腦塗地 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 其患蓋如此 而方今公卿大夫 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 為宗廟萬世計 臣竊惑之。

昔晉武帝趣過目前 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 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 而風俗蕩然 棄禮義捐法制 上下同失 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 而其後果海內大擾 中國僅有江左者 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 所以付屬陛下 固將為萬世血食 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鑑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 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 明詔大臣 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 慮之以謀 計之以數 為之以漸 期為合於當世之變 而

無負於先王之意 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 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欲而不成哉？

夫慮之以謀 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 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 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 心則以爲誠然 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 以爲先王之制國 大抵不過百里者 以爲今有王者起 則凡諸侯之地 或千里 或五百里 皆將損之 至於數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 其仁智足以一天下 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 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 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 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 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 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 而漢親臨定其號名 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 而勢強地大者 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 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 則大者固可使小 強者固可使弱 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 又況今欲改易變革 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 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 則其爲甚易也。

然先王之爲天下 不患人之不爲 而患人之不能 不患人之不能 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 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 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 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 苟能 則孰肯舍其所願得 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 不患人之不爲 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 所以待人者盡矣 自非下愚不

可移之才 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 力行而先之 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 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 不患人之不能 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 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 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 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 不悅而非之 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 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 雖足以利天下 而當其承弊壞之後 僥倖之時 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 而天下僥倖之人 亦順悅以趨之 無有齟齬 則先王之法 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 而僥倖之人 不肯順悅而趨之 故古之人欲有所爲 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 是絕是忽 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 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 雖有征誅之難 猶忍而爲之 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 以匹夫遊諸侯 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 逆所順 強所劣 憧憧如也 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 以爲不如是 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 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 莫如文王 在下之聖人 莫如孔子 而欲有所施爲變革 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 居先王之位 創立法制 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 不悅而非之 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 則遂止而不敢爲者 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 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夫慮之以謀 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 而又勉之以成 斷之以果 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 則以臣所聞 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 流俗之所不講 而今之議者 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 非一切利害 則以爲當世所不能行者 士大夫既以此希世 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 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 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 蓋不及也。一有及此 則群聚而笑之 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 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 非一日也 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 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

昔唐太宗貞觀之初 人人異論 如封德彝之徒 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 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 開太宗者 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 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 抑其大略 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 而天下幾致刑措 中國安寧 蠻夷順服 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 天下之俗 猶今之世也 魏文正公之言 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 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 胡不引商周秦漢而觀之?’ 然則唐太宗之事 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 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 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 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 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 或非其理 而士不得盡其才 此亦臣使事之所及 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 而毛舉利害之一二 以污陛下之聰明 而終無補於世 則非臣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 天下幸甚!

## 2.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此篇 極精神骨髓 荆公所以直入新宗之脅 全在說仁廟處 可謂搏虎屠龍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 天下無事之故。臣以賤陋誤承聖問 迫於日晷 不敢久留 語不及悉 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 天下之福 而臣遂無一言之獻 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 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

伏惟太祖 躬上智獨見之明 而周知人物之情僞 指揮付託 必盡其才 變置施設 必當其務。故能駕御將帥 訓齊士卒 外以扞諸邊 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 止虐刑 廢強橫之藩鎮 誅貪殘之官吏 躬以簡儉爲天下先 其於出政發令之間 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 眞宗守之以謙仁 以至仁宗英宗 無有逸德 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卽位 曆年最久 臣於時實備從官 施爲本末 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 二 而陛下詳擇其可 亦足以申鑒於方今。

伏惟仁宗之爲君也 仰畏天 俯畏人 寬仁恭儉出於自然 而忠恕誠懇 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 未嘗妄殺一人 斷獄務在生之 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外敵 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 賞重而信 納用諫官御史 公聽并觀 而不蔽於偏至之讒 因任衆人耳目 拔舉疏遠 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 以至州縣 無敢暴虐殘

酷 擅有調發 以傷百姓。

自夏人順服 蠻夷遂無大變 邊人父子夫婦 得免於兵死 而中國之人 安逸蕃息 而至今日者 未嘗妄興一役 未嘗妄殺一人 斷獄務在生之 而特惡吏之殘擾 寧屈己棄財於夷狄 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 莫敢強橫犯法 其自重慎 或甚於閭巷之人 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 幾至百萬 非有良將以御之 而謀變者輒敗 聚天下財物 雖有文籍 委之府史 非有能吏以鈎考 而斷盜者輒發 凶年饑歲 流者填道 死者相枕 而寇攘者輒得 此賞重而信之效也。

大臣貴戚 左右近習 莫能大擅威福 廣私貨賂 一有奸慝 隨輒上聞 貪邪橫猾 雖間或見用 未嘗得久 此納用諫官御史 公聽并觀 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 陞擢之任 雖不皆得人 然一時之所謂才士 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 此因任衆人之耳目 拔舉疏遠 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 天下號慟 如喪考妣 此寬仁恭儉 出於自然 忠恕誠慤 終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 而無親友群臣之議 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 出而視事 又不過有司之細故 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 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 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 而精神之運 有所不加 名實之間 有所不察。

君子非不見貴 然小人亦得廁其間 正論非不見容 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 而無學校養成之法 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 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

司無檢察之人 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 既難於考績 而遊談之衆 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 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 雖有能者在職 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 而未嘗特見救恤 又不爲之設官 以修其水土之利 兵士雜於疲老 而未嘗申勅訓練 又不爲之擇將 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 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 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 大抵無法 故雖儉約而民不富 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 又無堯湯水旱之變 故天下無事 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 仰畏天 俯畏人 寬仁恭儉 忠恕誠慤 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 承無窮之緒 知天助之不可常恃 知人事之不可怠終 則大有爲之時 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 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 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自本朝以下 節節議得的確 而荆公所欲爲朝廷 節節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 神廟所以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 而惜也。荆公之志雖劓畫 而學問淵源 則得之講習考覈者多 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養也。況其強愎自用 得之天授 而偏見所向 遂至於并其同心同志 稍稍隔絕 及其位高而勢危 寵專而氣銳 所以材佞之士得投間以入 而平生所自喜者 反爲左右所闕 而國家亦多故矣 惜哉!

### 3. 上五事劄子

荊公建變法之議存之

陛下即位五年 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 而爲書具 爲法立 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 其效最晚 其議論最多者 五事也。一曰和戎 二曰青苗 三曰免役 四曰保甲 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 幅員三千餘里 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 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 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 官薄其息 而民救其乏 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 保甲也 市易也 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 則爲大利 非其人而行之 則爲大害。緩而圖之 則爲大利 急而成之 則爲大害。

傳曰‘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若三法者 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 然後能行古之法 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 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 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 貧富不均 風俗不齊 版籍之高下不足據 今一旦變之 則使之家至戶到 均平如一 舉天下之役 人人用募 釋天下之農 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 則五等必不平 而募役必不均矣。

保甲之法 起於三代丘甲 管仲用之齊 子產用之鄭 商君用之秦 仲長統言之漢 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 鳧居雁聚 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 數千百年矣 今一旦變之 使行什伍相維 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 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 則搔之以迫乎 駭之以調發 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 起於周之司市 漢之平

準。今以百萬緡之錢 權物價之輕重 以通商而賞之 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 竊恐希功幸賞之人 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 則吾法隳矣。

臣故曰 三法者 得其人緩而謀之 則爲大利 非其人急而成之 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 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 保甲之法成 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 市易之法成 卽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 4. 上時政疏

荆公劫主上之知處 往往入人主肘腋 細看 自覺與他人不同

臣某昧死 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 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 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 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 享國日久者 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 皆聰明智略 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 內外無患 因循苟且 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 趨過目前 而不爲久遠之計 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 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 而宗廟固已毀辱 而妻子固已困窮 天下之民 固已膏血塗草野 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 使其宗廟毀辱 爲人父母 使其比屋死亡 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 自以爲禍災可以不至於此 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蓋夫天下 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 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 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 則不能詢考賢才 講求法度。賢才不用 法度不修 偷假歲

月 則幸或可以無他 曠日持久 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 有聰明睿智之才 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 此誠當惻怛憂天下 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 方今朝廷之位 未可謂能得賢才 政事所施 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 民貧於下 風俗日以薄 財力日以困窮 而陛下高居深拱 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 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夫因循苟且 逸豫而無為 可以僥倖一時 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 不知慮此 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 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 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 則天下安危治亂 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 莫急於今日 過今日 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 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 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 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

臣既蒙陛下採擢 使備從官 朝廷治亂安危 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 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 以自警戒 則天下幸甚。

## 5. 賀韓魏公啓

典刑之言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 寵辭上宰 歸榮故鄉 兼兩鎮之節麾 備三公之典策 貴極富溢 而無充滿之累 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 在於觀瞻 孰不慶羨？

伏惟某官 受天間氣 爲世元龜 誠節表於當時 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 總攬中權 毀譽幾至於萬端 夷險常持於一意 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 爲國之安危 越執鴻樞 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 以國本不建爲深憂 言衆人之所未嘗 任大臣之所不敢 及臻變故 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 慈聖以謙沖退託 內揆百官之衆 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 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 能定策而終以致疑 姚崇宋璟之於唐 善政理而未嘗遭變 記在舊史 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 再安社稷 弼亮三世 救寧四方 岷然在諸公之先 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 出處之適其時 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 實預甄收。職在近臣 欲致盡規之義 世當大有 更懷下庇之嫌。用自絕於高閎 非敢忘於舊德 逖聞新命 竊仰遐風 瞻望門闌 不任鄉往之至。

## 6.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浙壤 久揖孤風 當資斧之無容 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 開眉宇以照人 縉星之文 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嗟於中路 逢迎下問於翹材 仍以安石之甥 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 少稔燕閒 言旋桑梓之邦 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 未

盡攀瞻 憑楚乙之孤風 但傷間闊。恢台貫序 虛白調神 禱頌之私 不任下懇。

## 7. 與王深甫書(5~01)

分段辨 却自有一種沈着之識

某拘於此 鬱鬱不樂 日夜望深甫之來 以豁吾心。而得書 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穎良不遠 深甫家事 會當有暇時 豈宜愛數日之勞 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 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

向說天民 與深甫不同 雖蒙丁寧相教 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 以容於吾君為悅 安社稷者 以安吾之社稷為悅 天民者 以行之天下 而澤被於民為達 三者 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 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

某則以謂善者 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 仁能守之 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又曰“武 盡美矣 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 則以容於吾君為悅者 未可謂能成善者也 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悅者 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悅 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 與社稷之不安 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 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 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 則其窮而不行也 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 而無悅戚於吾心 不知命者 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 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

達其志於天下 以養全其類 是能順天者 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

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 而德顧習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 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 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 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 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 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矧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

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 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 則命也 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 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 則命也 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正天下者 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 不行 則命也 何窮達於吾心哉？”

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 能 無悅戚於吾心 不能 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 而其言如此 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 殆非也 亦曰無悅戚而已矣。

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 是以使萬物之正焉。”

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 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 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 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 非也 正己而

期於正物者 亦非也 正己而不期於正物 是無義也 正己而期於正物 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 豈顧無義命哉？

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 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 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 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 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 則一人橫行於天下 巫尪無爲怒也。孟子沒 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 揚子而已。

深甫嘗試以某之言 與常君論之 二君猶以爲未也 願以教我。

## 8.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公令鄞 其尊師如此

人之生久矣 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 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 則不知所以爲君 臣不得師 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 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 臣不知所以爲臣 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 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

古之君子尊其身 恥在舜下。雖然 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 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 曰：“天之有斯道 固將公之 而我先得之 得之而不推餘於人 使同我所有 非天意 且有所不忍也。”

某得縣於此踰年矣 方因孔子廟爲學 以教養縣子弟 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 以爲之師 某與有聞焉 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 幸甚。

## 9.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二]

二書文詞 竝入雅調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 有以教人 義不辭讓 固已爲先生道之 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 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 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 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 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

夫謗與譽 非君子所卹也 適於義而已矣 不曰適於義 而惟謗之卹 是薄世終無君子 唯先生圖之。

示詩 質而無邪 亦足見仁人之所存 甚善 甚善！

## 10. 答司馬諫議書

荊公之愎而自用 所以自誤。

某啓 昨日蒙教 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 而議事每不合 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雖欲強聒 終必不蒙見察 故略上報 不復一一自辨 重念蒙君實視遇厚 於反

覆不宜鹵莽 故今具道所以 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 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 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 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

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 議法席而修之於朝廷 以授之於有司 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 以興利除弊 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 不爲征利。辟邪說 難壬人 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 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 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 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 而某不量敵之衆寡 欲出力助上以抗之 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 胥怨者民也 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 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 未能助上大有爲 以膏澤斯民 則某之罪矣 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 守前所爲而已 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 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 11. 周禮義序

荊公自喜在讀周禮 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 亦在周禮。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閱焉 以經術造之 乃集儒臣 訓釋厥旨 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

惟道之在政事 其貴賤有位 其後先有序 其多寡有數 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

乎法 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 其官足以行法 莫盛乎成周之時 其法可施於後世 其文有見於載籍 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 賡續以終之 至於後世 無以復加 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 陰陽積而成寒暑 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 以至于今 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 掃蕩幾盡 學者所見 無復全經。於是時也 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 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 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迫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 取成於心 訓迪在位 有馮有翼 亶亶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 考所學乎古 所謂見而知之者 臣誠不自揆 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 而忘其材之弗及也。

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 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 副在有司 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 12. 書義序

按二序 皆公應詔爲之者。其辭簡 而其法度自典則。

熙寧二年 臣某以尙書入侍 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 爲之說以獻。八年 下其說太學 班焉。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 更秦而幾亡 遭漢而僅存 賴學士大夫誦說 以故不泯 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 實始操之驗物 考之以決事 又命訓其義 兼明天下後世 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 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 而釋以淺陋 命之重大 而

承以輕眇。茲榮也 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 13.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 其義具存 其辭亡者 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等訓其辭 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 以賜太學 布之天下 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 言曰

詩上通乎道德 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 君子以興焉 循其道之序 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 賜也商也 有得於一言 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 則自周衰以迄于今 泯泯紛紛 豈不宜哉？

伏惟皇帝陛下 內德純茂 則神罔時恫 外行恂達 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 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 既自得之 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 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 如爝火焉 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 代匱而已。

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 以壽考爲言 蓋將有來者焉 追琢其章 纘聖志而成之也 臣衰且老矣 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 14. 熙寧字說序

所見遠而語亦莊。

文者 奇偶剛柔 雜比以相承 如天地之文 故謂之文。字者 始於一二 而生生至於無窮 如母之字子 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 合散出入 其形之衡從曲直 邪正上下 內外左右 皆有義 皆本於自然 非人私智所能爲也 與夫伏羲八卦 文王六十四 異用而同制 相待而成易 先王以爲不可忽 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 故三歲一同。同之者 一道德也。秦燒詩書 殺學士 而於是時 始變古而爲隸 蓋天之喪斯文也 不然 則秦何力之能爲？

余讀許慎說文 而於書之意 時有所悟 因序錄其說 爲二十卷 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 慎所記不具 又多舛 而以余之淺陋考之 且有所不合。雖然 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 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 則於道德之意 已十九矣。

## 15. 石仲卿字序

簡潔可誦。

子生而父名之 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 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 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 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 記人之行事 或名之 或字之 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 乃爾其少也！

閩人石仲卿來請字 予以子正字之 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仕中名知經 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 未見其行己有闕也 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 16.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適勁

君之才 搢紳多聞之。初 君<sub>シ</sub>(目+氏)金陵酒政 人皆惜君不試於劇 而淪於卑冗 君將優爲之 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 會計當而已矣 牛羊蕃而已矣。’既而 又得調高郵關吏 人復惜君不試於劇 而淪於卑冗 君言如初 色滋蔓喜。

於戲! 今之公卿大夫 據微乘機 鑽隙抵巇 僅不盈志 則戚戚以悲 君乃皦然反之 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 古之柄國家者 有戢景藏采 恬處下列 拔而致之朝 使相謨謀 今豈不若古邪? 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 17. 虔州學記

荆公文 往往好爲深遠之思 適婉之調。然亦思或入於渺 而調或入於詭 須細詳得之。

虔於江南 地最曠 大山長谷 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 道所出入 椎埋、盜奪、鼓鑄之姦 視天下爲多。慶曆中 嘗詔立學州縣 虔亦應詔 而卑陋褊迫 不足爲美觀 州人欲合私財 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 而不暇顧此 凡二

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

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

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

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酌、笑語、乘降 出入乎此 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 其下亦不失爲人用 其流及乎既衰矣 尙可以鼓舞群衆 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 婦人之所能言 童子之所可知 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 鄙人之所守 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 從容無爲 同四海於一堂之上 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 凡以此也。

周道微 不幸而有秦 君臣莫知屈己以學 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 而惡夫非之者 乃燒詩書 殺學士 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 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 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 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 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 出於人心者猶在 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 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 當孔子時 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 人自爲義 不務出至善以勝之 而患乎有爲之難 則是心 非特秦也。墨子區區 不知失者在此 而發尙同之論 彼其爲愚 亦獨何異於秦？

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 善乎！其言 雖孔子出 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 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 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 不在乎施設之不專 而在乎所受於朝廷 未有先王之法度 不在乎無所於教 而在乎所以教 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

虔雖地曠以遠 得所以教 則雖悍昏嚚凶 抵禁觸法而不悔者 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 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續 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 使歸而刻石焉。

## 18. 伯夷論

行文好。所論白夷處猶未是千年隻眼。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 聖賢辯之甚詳而明 然後世不深考之 因以偏見獨識 遂以爲說 既失其本 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 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 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 反復不一 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公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 不念以怨 不忍事之 以求其仁 餓而避 不自降辱 以待天下之清 而號爲聖人耳。

然則司馬遷 以爲武王伐紂 伯夷叩馬而諫 天下宗周而恥之 義不食周粟 而爲采薇之歌 漢子因之 亦爲之頌 以爲微二子 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 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 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 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 則往歸焉。當是之時 欲夷紂者 二人之心 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 太公相之

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 伯夷乃不與 何哉？蓋二老 所謂天下之大老 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 計亦數千里之遠 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 歲亦不下十數 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 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 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 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 太公相而成之 而獨以爲非 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 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 不仁也 武王之爲君 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 以待仁而後出 武王之仁焉 又不事之 則伯夷何處乎？

余故曰 聖賢辯之甚明 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 以及武王之時 其烈豈滅太公哉！

## 19. 三聖人論

三聖人者各持其所見 以自盡名天下 而非以矯也。而其行文自可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己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 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 非禮勿言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 則可謂備矣 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 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 猶太山之於岡陵 河海之於陂澤 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 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

於天地 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 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 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 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 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 苟有不合於禮者 則不足以爲大賢人 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 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 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 伊尹制其行於天下 曰‘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而後世之士 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 由是多進而寡退 苟得而害義 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 於是伯夷出而矯之 制其行於天下 曰‘治則進 亂則退 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 由是多退而寡進 過廉而復刻 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 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 制其行於天下 曰‘不羞污君 不辭小官 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 由是多污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 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 因時而偏而矯之 非天下之中道也 故久必弊。

至孔子之時 三聖人之弊 各極於天下矣 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 曰‘可以速則速 可以久則久 可以仕則仕 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 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 豈孔子一人之力哉 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 不足以救伊尹之弊 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 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 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 則惡在其爲聖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 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 爲之任 爲之和者 時耳 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 則不足以爲賢人也 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者 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 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 何以異於是乎？

當孟子之時 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 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 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 是以孟子之論是三人者 必先伯夷 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 聖人之言行 豈苟而已 將以爲天下法也。

## 20. 禮論

借荀卿之說而辨之 而行文亦儘圓轉。

嗚呼 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 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 至於言化 則以爲僞也 亦烏知禮之意哉？

夫禮始於天而成於人 知天而不知人則野 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 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 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 必誦其放傲之心 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 而爲尊者勞 莫不欲得 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 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 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 而隨之以刑也 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 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

也。

夫斲木而爲之器 服馬而爲之駕 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 直之以繩墨 圓之以規 方之以矩 束聯膠漆之 而後器適於用焉 前之以銜勒之制 後之以鞭策之威 馳驟舒疾 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 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 莫不劫之於外 而服之以力者也。

然聖人舍木而不爲器 舍馬而不爲駕者 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慈母之心 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 故其制雖有以強人 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 則天下慨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 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 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 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 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 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 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 而可以化之使僞耶 則狙遠亦可使爲禮矣。

故曰 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 而人欲爲之者 舉天下之物 吾蓋未之見也。

## 21. 材論

語曰‘天下信未嘗無士 卽此意。’

天下之患 不患材之不衆 患上之人不欲其衆 不患士之不欲爲 患上之人不使其

爲也。夫材之用 國之棟樑也 得之則安以榮 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 不使其爲者 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 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 終身無天下之患 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 故偃然肆吾之志 而卒入於敗亂危辱 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富貴 足以誘天下之士 榮辱憂戚在我 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 將無不趨我者 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 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 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 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 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 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 而猶可以論其失者 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 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 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 畫策而利害得 治國而國安利 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 審用之 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 且不能自異於衆 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 人之有異能於其身 猶錐之在囊 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 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 飲水食芻 嘶鳴蹄齧 求其所以異者 蔑矣。及其引重車 取夷路 不屢策 不煩御 一頓其轡 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 使駑馬竝驅 則雖傾輪絕勒 敗筋傷骨 不舍晝夜而追之 遼乎其不可以及也 夫然後騏驥騶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 知其如此 故不以天下爲無材 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 在當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修篔 鏃以百鍊之精金 羽以秋鶻之勁翮 加強弩之上 而彀之千步之外

雖有犀兕之捍 無不立穿而死者 此天下之利器 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 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 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 而用之不得其方 亦若此矣。古之人君 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 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 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 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 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 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 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 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 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 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 如能用天下之材 則能復先王之法度 能復先王之法度 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 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 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 劉項竝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 唐太宗欲治 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 方此數君未出之時 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 斯至矣！天下之廣 人物之衆 而曰果無材家用者 吾不信也。

## 22. 原過

文不踰三百字 而轉折變化不窮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飾 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 是也。天地舉有過 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 則固不能無過 卒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 孔子曰 勿憚改過 揚雄貴遷善 蓋是術也。

予之朋 有過而能悔 悔而能改 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 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 非其性也 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

天播五行於萬靈 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 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 沛然思而行之 是失而復得 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於盜 已而得之 曰：“非夫人之財 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 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 曰“非某財”且不可；性失復得 曰“非其性”可乎？

## 23. 讀孔子世家

荊公短文字 轉折有絕 似太史公處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 公侯傳國則曰世家 公卿特起則曰列傳 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 奚其進退無所據耶？

孔子旅人也 棲棲衰季之世 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 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 其教化之盛 烏奕萬世 故爲之世家以抗之？

又非極掣之論也！夫仲尼之才 帝王可也 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 世天下可也 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 仲尼之道不從而大 置之列傳 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

也 自亂其例 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 24.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 士以故歸之 而卒賴其力 以脫於虎豹之秦.

嗟乎! 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 豈足以言得士? 不然 擅齊之強 得一士焉 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 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 25. 伍子胥廟銘

隻眼之論 足破千古之疑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 以客寄之一身 卒以雪吳 折不測之楚 仇報恥雪 名振天下 豈不壯哉! 及其危疑之際 能自慷慨 不顧萬死 畢諫於所事 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 孔子論古之士大夫 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 苟志于善 而有補于當世者 咸不廢也. 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

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 周行廟庭 嘆吳亡千有餘年 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 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 何其盛也! 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 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

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 26.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荊公第一首志銘。須看他頓挫紆餘。往往敘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

此篇於敘事中——點綴。而風韻渙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

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 知兗州仙源縣事 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 待制龍圖閣 判三司理欠憑由使 登聞檢院 吏部流內銓 糾察在京刑獄 知許徐兗鄆秦五州 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 數以爭職不阿 或絀或遷 而公持一節以終身 蓋未嘗自絀也。

其在兗州也 近臣有獻詩百篇者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 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 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 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 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 而公果出。初 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 語連大臣數人 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 止於杖 又多更赦。公見上 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 汚朝廷 而所坐如此 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 故出知鄆州。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 道得疾 以十二月壬申 卒于滑州之韋城驛 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 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爲 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

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 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 曰洵 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 曰宗翰 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 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 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 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

公廉於財 樂振施 遇故人子 恩厚尤篤 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 道士治真

武像 有蛇穿其前 數出近人 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 故率其屬往拜之 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 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 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 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 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 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銘曰

展也孔公 維志之求。

行有險夷 不改其軌。

權強所忌 讒諂所讐。

考終厥位 寵祿優優。

維皇好直 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 爲識諸幽。

## 27.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公祭文 當以此爲第一。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 猶不可期 況乎天理之溟漠 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 死有傳於後世 苟能如此足矣 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質之深厚 智識之高遠 而輔學術之精微 故充於文章 見於議論 豪健俊

偉 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 浩如江河之停蓄 其發於外者 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  
音幽韻 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 其雄辭閎辯 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 無問  
乎識與不識 而讀其文 則其人可知。

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 上下往復 感世路之崎嶇 雖屯遭困躓 竄斥流離 而終不  
可掩者 以其公議之是非 既壓復起 遂顯于世。果敢之氣 剛正之節 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 顧念後事 謂如公者 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  
從容指顧 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 不居而去 其出處進退 又庶乎英魄  
靈氣 不隨異物腐散 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 且猶爲  
涕泣而歔歔 而況朝士大夫 平昔游從 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 自古如此 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 念公之不可復見 而其  
誰與歸？